



梅洁文学
作品典藏

散文随笔

飘逸的 风景

梅洁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梅洁 著

梅洁文学作品典藏

散文随笔

飘逝的 风景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逝的风景/梅洁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216-08600-4

I. 飘… II. 梅…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7963 号

出品人:姚德海

责任部门:高等教育分社

责任编辑:刘天闻

封面设计:汪 汉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王铁兵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344 千字

版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216-08600-4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张:22.75

插页:4

印次: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编者导语

这是一部系列文化散文，主要内容大致可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关于陶瓷文化：在人类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中，应该说，中国陶瓷文明以其魔幻般的魅力成为世界文明的翘楚，然而，对于中国数千年的陶瓷文化，现代人知之甚少。作为一个遗址文化的探寻者和爱好者，作者曾走过了千年的邢窑、定窑、钧窑、磁州窑等遗址。作者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这千年的文明，顷刻间看到了一片片古文明美丽的断笔……

关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一个民族奋斗不止、创造不竭的历史记录，当一种艺术成为他们精神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时，这种艺术便极有可能成为人类艺术最瑰丽的部分。作者感念和看重的是，对朴素的民俗文化的坚守乃是我们生命对自然、对宇宙最深重的一种精神守望。

关于遗址文化：许多年里，作者一直在独自行走。从阴山脚下的“泥河湾”出发，沿着北方那条古老神秘的“商道”一路走来。作者说：“我无意也无力重述抑或缩写中华陶瓷文化、遗址文化，抑或历史、民俗这部大书，我只是在我一个人的行走中，以我轻弱的内心感悟人类文明与蒙昧、前行与羁绊，抑或是历史、现在和未来，我相信，每一次的感悟都会有生命新的皈依。我还深信，当我们把许久以来目光向外的探寻转为对本土文化的亲近时，会深情地发现民族文化恒久、柔韧的力量，以及一个几千年不衰的古老民族的精神所在。”

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梅洁的这部探寻民间文化、遗址的散文集，不像某些徒有其表的大散文那样空泛，它的苍茫的历史感、悠远的命运感、执着的对民族精神之根的追求，全都源自生命内在的激情。”

在文明的深处与远处

——写在扉页上的话

一位著名学者曾说：“人是民俗的动物。”这是关于人与根文化，即民间文化关系的本质阐释。人在民俗中孕育、诞生，之后便是在温暖持久的民俗文化的氤氲中长大成人，再之后，我们的灵魂会在对民俗文化的祭奠中成为永恒的思念。

民俗成为民间文化的大景，乃至成为一种人类精神，是我在落雪的三月踏访内丘年画时温习到的。内丘人对于自然神宗教般的崇拜，在我的童年也是随处可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温馨的生活方式斩断了，我们革了许多文化的命。殊不知我们在暴烈的冲动中，最终把蕴藏在民间的最温存的生活方式，把能对我们养性养德的文化给丢弃殆尽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我所以看重内丘年画，是因为内丘年画和内丘人坚守的乃是我们生命中对自然、对宇宙最深重的一种精神守望。

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一个民族奋斗不止、创造不竭的历史记录，当一种艺术成为他们精神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时，这种艺术便极有可能成为人类艺术最瑰丽的部分，这是蔚县剪纸给予我的最好的启示。美丽的蔚县剪纸在寒凉的塞外丰盈着生活，也灿烂着一种中国文化情愫。

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听了瞎子阿炳《二泉映月》的录音之后说：“听这样好的曲子是应该跪着听的！”柴可夫斯基用木匠唱的俄罗斯民歌创造了《如歌的行板》，托尔斯泰听后感叹：“我听见俄罗斯的灵魂在哭泣！”那么，当我在华北大地踏访千年古陶瓷遗址邢窑、定窑、磁州窑

时，我曾无数次瞭望空冥大地和苍茫蓝天，心喊：“我看见了中华文明伟大的精魂！”应该说，这是在民间文化探寻之旅中最让我震撼也最让我心灵不安的事象了！中国陶瓷文化对人类文明举足轻重，如此灿烂的古文明资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脚下，可我们由此发现了什么？发扬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创造了什么？骄傲了什么？光荣了什么？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定瓷三杰”的陈文增们和《千年磁州窑》的彭城镇心怀超常崇敬的缘故。

当然，让我一生牵念不止的是已经沉没在水下的我的故乡。这一沉没使一个五百年的府城、三千年的文化荡然无存。即使凤凰涅槃般地再生，又怎能找回古郟阳、古均州葬在水下的灵魂？

许多年许多年，我一直在独自行走。我从阴山脚下的《泥河湾》出发，我从那里小心检拾起一枚祖先们曾经使用过的石器，我用石头的洪荒来平息我行走日子的仓皇；我沿着北方那条古老神秘的《商道》一路走来，我发现，“历史在塞北那条路上碾出了无数深深的辙痕，那条路挣扎着，翻越千山万壑，穿越草原、大漠、戈壁，一直延伸，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文明的亮处……”我在它的辉煌中辉煌，在它的寂灭中寂灭。“我常常到城市北边的草原，草原的晨曦、落日悲壮而凄美，每当我的目光和天际处的牛群、马群、牧人相遇，我的心中便升起无数遥远而古老的情绪……”

在疲惫怅惘的长路上，我也曾在无数的古堡、古村、古驿站歇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沿着驿站从古代走到现代的，驿站上曾经集聚着人类文明的信息，有精粹也有齑粉；就命运而言，驿站是出发，也是归路；就情感而言，驿站是朦朦胧胧远去的身影，也是扎扎实实脚下的脚印；驿站文化既苍凉也温暖，既喧嚣也宁静；历史在驿站上集合，也在驿站上飞散，岁月在驿站上碾出了凸凹，也在驿站上垒出了造型；驿站一无所有又吞古纳今”。在驿站歇息的日子，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在漫漫的荒原寂夜，我也曾无数次独自望天望月望浩瀚星空，我庆幸自己在漫漫的仰望中最终读懂了《紫金之魂》。我非常感动我在仰望星空时，感应到了来自月球和2012号星体上那古老而锐慧的目光。在我与那目光对接的瞬间，我的心灵居然在万劫空漠中，悲苦而灿烂地一颤……



我的脚步一直由北向南延伸。

当我站在“沙丘平台”的遗址废墟之上，抑或虔敬地走进德阳万年的田畴麦地，当我旋身瞭望眼前的一片混荒抑或葱绿时，我无法想象千古神奇就在脚下，历史的呻吟、杀伐、怪异、诡秘，抑或是生生不息的创造、发现就在脚下。俯拾遍地的纹砖绳瓦、秦陶汉砾，还有积层很厚且已炭化的不知是哪个千年、世纪的谷粟，我无法不感受时间辽远的苍茫和震撼。历史曾在这里停滞，又从这里继续；曾在这里葬送、诀别，又从这里生发、前行。一路走来的瞭望，是瞭望历史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的弯弯曲曲、跌跌撞撞的脚印；行色匆匆的感悟，是感悟中华文明千年的血泪和蹒跚的步履。

而当我寻步千百万人后尘走在江南古镇的深宅、大院、古桥、庭院之中时，我在想，现代人蜂拥而来是为了什么？是告别还是留恋？是向往还是追寻？


最终我只能这样回答自己：我们能够留在那里的只能是一丝对平静、韵致、不争的家园生活的艳羨，一缕对千年传统文化的挚情又哀婉的回眸，一声对前人乃至祖先跌宕命运的深深慨叹……

我无意也无力重述抑或缩写中华民间文化、历史这部大书，我只是在我一个人的行走中，以我轻弱的内心感悟人类文明与蒙昧、前行与羁绊，抑或是现在与未来，我相信，每一次的感悟都会有生命新的皈依。我还深信，这一切依然密码般存储在这片大地之中，对于它的全部解读，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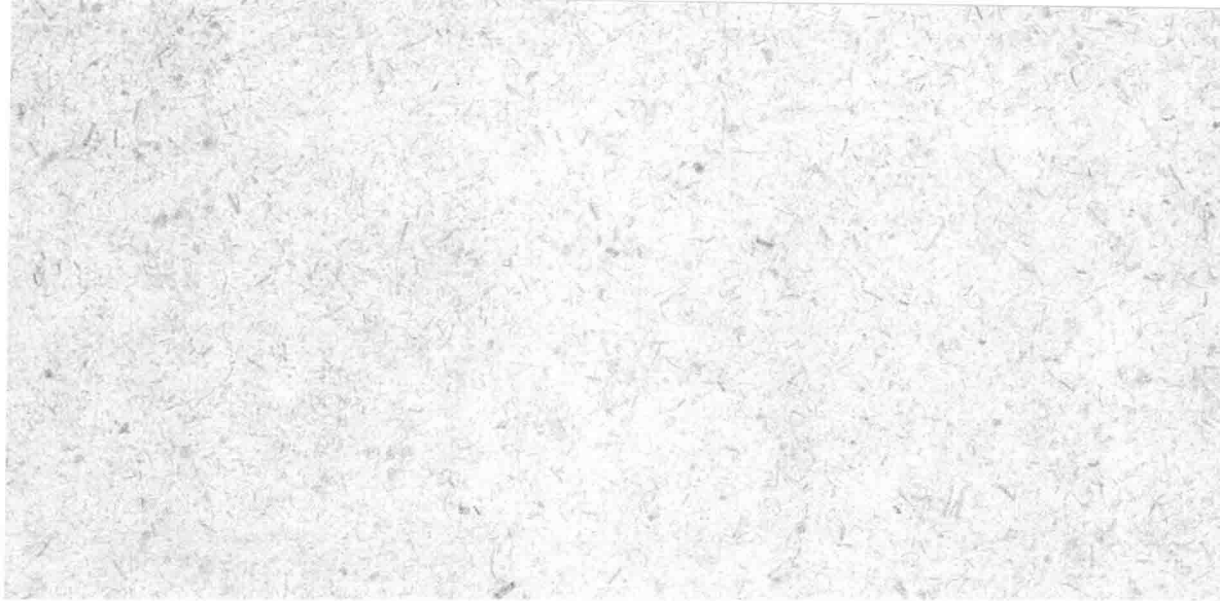
我还常常想，当我们把许久以来目光向外的探寻转为对本土文化的亲近时，会深情地发现民族民间文化恒久、柔韧的力量，以及一个几千年不衰的古老民族的精神所在。

目 录

泥河湾	001
驿 站	012
商 道	023
谁创造了白瓷文明	054
千年磁州窑	067
紫金之魂	075
历史的祭坛	089
登凌霄山	098
美丽艺术的民间	105
永远的民俗	111
德阳三惊	118
雕花楼慨叹	125
哦，泰山	131



望虎丘想北人种种	136
千秋汉水	139
古文明与水的再次碰撞	143
大岳武当	157
走进万年	168
宜春三吟	179
郟西印象	190
白发上津城	200
再去郟西	203
关于戏剧的随笔	209
谁发现了“郟县人”头骨化石	214
文明的资粮 ——读《佛寺与蔚州传统文化》有感	223



家园文化的守望者	228
李闰：创造艺术奇迹的人	238
房陵三叹	250
在袞恩殿抚摸金丝楠木时.....	260
我家的收藏	266
中国崇礼：激情生命的天堂	280
古树·家园	285
漫忆“过年”	293
过襄阳人自己的节日	300
伽蓝寺里听妙音	308
巴伐利亚的豪情	315
走过意大利	322



泥河湾

—

人类从哪儿来？最终到哪儿去？这是永远的斯芬克司之谜。俄狄浦斯死了，所以，斯芬克司永远活着。

……盘古过后，大地上的金石、草木、禽兽化成各种各样的神。神们互相争夺，闹得天昏地暗，直到洪水泡天，淹没了罪恶……洪水中来了五条龙，它们捧着一个大葫芦在海里漂流。一个叫昊天圣母的神打开了葫芦。葫芦里走出了一对兄妹伏羲和女娲，圣母让他们结婚，于是生出了各个创世的神……此后人类诞生了——汉民族史诗《黑暗传》这样讲述着古老的人类起源。

上帝告诉挪亚：“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你和你的家人要全部进入方舟，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天空的鸟你要带七公七母，你们要活着……我要降四十昼夜大雨，淹没所有的活物，淹没罪恶。”过了一百二十年，挪亚把方舟造成了，于是上帝灭世的洪水瀑布般倾泻下来，四十个昼夜后，世界成为一片汪洋。一

年后，拯救人类的方舟停泊在了亚拉腊山上，挪亚和方舟中的活物走了出来，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圣经》的《创世记》里记载着这样一个迷人的传说。

大洪水的故事、挪亚方舟造人的故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传诵着，说法多达六百多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据说多达二十亿，占人类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整个世界的记忆。于是，我们完全有可能相信大地上那个有关洪水的假说——海啸洗劫了田野、山谷，毁灭了一次文明。

大洪水的故事是人类诞生之谜，还是人类文明的毁灭与重建之谜？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的考古学家们络绎不绝地在亚拉腊群山寻找着挪亚方舟。

后来，他们在埃布拉遗址——苏美尔人的王宫发掘出了古老的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用楔形文字记述在黏土泥板上有关那次洪水的故事。泥板上的文字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字，那是一种神秘的语言，没有人能识别它。直到19世纪末，英国年轻的考古学家乔治·史密斯才终于破译了这一消失近三千年的语言的秘密。这样的泥板迄今在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上千块，人类远古的无数信息在等待着被破译、被倾听。

史密斯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努力。于是，挪亚方舟最终得以在时间的消逝中绝处逢生，人们发现它时它已变成一艘巨大的“石头之舟”，停泊在今土耳其境内海拔五千多米的冰山上，成为揭开人类诞生之谜永恒的象征。

二

人类对亚拉腊冰峰上石化了的“方舟”存有深切的感激之情：不是祖先们历经万劫，将不会有我们这些后人。不论“这只方舟”是不是人们千年寻找的“那只方舟”。

找到了写有楔形文字的泥板，找到了亚拉腊山巅之上的方舟，人类寻找祖先的激情、脚步就会终止吗？恰恰相反，那个寻找的神话总是鼓舞着人们在这块大地上奔走不停。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是我们



的祖先，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又听说八十万年、一百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云南“元谋人”是我们的祖先，再后来，又听说一百一十万年前的湖北“郧县人”是我们的祖先，再再后来，又听说我们的祖先是来自遥远的非洲迁徙而来——因为非洲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肯尼亚的库彼福勒地区都发现了三百万年前人类的头骨化石，以及人类最早的产品——打制石器……

我们到底乡关何处？

祖先的生命信息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哪里蕴藏着人类的第一把石斧？

诘问使那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也不免踌躇：“谁也不是算命先生，能精确算出人类的历史到底有多久！”

也许，祖先们原本就处在永远的漂泊之中。

也许，子孙们永远都在疲惫的旅途中。

因为漂泊，我们思念着故乡；因为总在旅途，我们才不断回眸那条具体而又模糊了的乡路……

后来，当有人把千年的“思念”和万年的“回眸”一起聚焦在东亚大陆板块上的一片“古湖”上时，人类便又有了新的“家园之说”。

三

现代人都知道中国北方有座古城大同。

大同有北魏王朝创建的宏伟无比的云冈石窟，大同的地底埋藏着无边的煤海，大同辽代的泥塑和明代的九龙壁都有说不尽的艺术秘密。但现代人绝不知道辽阔的北中国大同盆地曾是一片茫茫无涯的湖海，更不知晓我们千年寻觅的祖先居然在这片湖海岸边生活了数百万年……

这片湖海曾经漫及了今天属山西省大同地区的大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县、浑源、阳高、广灵以及属河北省的阳原、蔚县的大部，面积达九千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想象海水滔天而来，而后波光粼粼的情景。

后来海水退走了。现代人已看不到海景，但却看到了海的文化。比如盆地里的蔚县人“叨古”时这样说：“在蔚县与阳原交界处，有一个村庄

叫沙洼。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后面的故事便说唐僧取经路过这里如何掉进了海里，说八戒怎样一边哭一边用嘴拱海边的岩石，说八戒居然拱出了一道山沟，海水顺着山沟流走了，于是唐僧得救了。末了他们还会告诉你，在沙洼村到处可以捡到鱼的遗骨和海螺的化石；他们还这样说：“从前，蔚县是个大海，海中有匹神马……”接着就说这匹马怎样在夜深人静时出来糟害庄稼，说王母娘娘如何倒掉鞋中的土填平了海，人们如何捉住了海里的白神马，于是，这里的村庄就叫做“白马神村”；他们还说“单疙瘩村”如何埋葬了美丽善良的龙女，说“单疙瘩”就是龙女的坟墓；说南海观音如何用两名金鱼女童镇压了作恶多端的海里的黑龙，最终填平了大海，说现在蔚县境内的“鱼甲山”就是两名金鱼女童的化身……

生活在盆地里的蔚县人、阳原人把关于“海”的故事编了几大本书。“这里曾经是一片大海。”说起他们脚下的土地时，他们总是这样开头。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这片属于海的盆地里和盆地北边的阴山脚下工作、生活了近三十年。那时，我不知海对于这块土地是历史还是向往。

后来我听说了盆地里有个泥河湾。

说泥河湾文化是人类祖先的文化；

说泥河湾湖相沉积和欧洲维拉弗朗古沉积是一个时期；

说泥河湾是“中国的奥杜韦峡谷”；

说泥河湾地带是地球第四纪冰期时人类诞生和幸存的地区；

说泥河湾这里曾经有一片存在了几千万年的大海，说这片大海叫“大同湖”；

说“大同湖”孕育了地球最早的人类……

所有的“言说”都出证自那些不畏艰难困苦找寻人类故乡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于是千年的传说富有了科学的生命。

我惊讶了，也激动了。

到泥河湾去看“海”、到泥河湾去探视人类的故乡，最终成为一种神旨般的牵念。



四

走在大同湖盆地的土地上时，已到了夏日的八月。

这是一个世纪的岁尾，也将有一个千年的临盆，这个时辰离我们祖先在泥河湾生活的年代已相隔了几百万年。这样的探视实在是太久违了。但人类总是怀着乡愁到处在寻找家园，这是一个情结，我们在这个情结的缠绕中，作不停的出发又作梦里的回程。于是，当现代人制作的车轮碾在曾经是海的土地上时，我就不停地从车窗里向外瞭望，我仿佛听见海的声音和祖先“啾呀”的声音一起从遥远的山谷传来。

然而，车窗外的土地异常干涸，地面上游移着“啾啾”的白色气体，有一种干热使所有的庄稼窒息。八月是北方粮食估产的季节，可眼前谷子没有拔节，玉米没有抽穗，黍子刚刚拱出地皮，只有一尺多高的葵花没有结饼……盆地里的人们说，他们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说今年的庄稼至多收两成。说他们许多年份里都是靠天收。于是我想，那诞生生命的海呢？那碧波荡漾的水呢？

海在这里停留了几百万年，海在这里孕育了生命，后来海水退走了。在海边走过了几百万年的人们至今依然靠天收！依然艰难！依然贫穷！怎样破译海与文明的密码？怎样想象人类千古的蹒跚？

泥河湾是阳原盆地桑干河畔一个至今只有九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而以此命名的“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古湖”、“泥河湾层”、“泥河湾期”、“泥河湾动植物群”、“泥河湾文化遗存”已超越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而在世界范围内流传。

研究泥河湾倏忽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是从一批西方人开始的。1921年，法国神甫桑志华向传教士发出呼吁，号召人们搜集古生物化石标本，在阴山脚下的张家口传教的天主教牧师文森特当即应允，并提供了泥河湾出产古生物化石的信息。八月我到达泥河湾村时，在信仰天主教的泥河湾人建造的辉煌的教堂里，应该说依然回响着文森特当年留在这里的声音。

1924年，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走进了泥河湾，他惊讶地发现泥河湾广阔的河湖相沉积物传递着人类故乡的信息，无法遏止的激情使他第一个向人类发出了“泥河湾层”地质的呼声。此后的十几年里，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皮韦托、步日耶，这些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的科学家先后走进了泥河湾，他们渴望找到证据来说明三四百万年前濒于灭绝的三趾马经常来喝泥河湾湖水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人类。后来他们几乎俯拾皆是地获得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他们从化石里发现了人工作用的痕迹。于是，他们相信泥河湾一带在地球第四纪时就有了直立行走的人类。

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开始建议把泥河湾地层与欧洲维拉弗朗期地层进行对比，从而作为华北第四纪初期标准地层之一。于是，“泥河湾层”便成为世界考古界的专用名词。1957年，曾发现了北京“周口店人”的贾兰坡等中国考古专家开始向人们提示：到泥河湾的地层里去寻找比北京人更早的人类吧。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近二十年里，中国的盖培、卫奇、贾兰坡、汤英俊、尤玉柱、李毅、谢飞、孟浩、成胜泉等数十位考古、地质专家在古大同湖和泥河湾跋山涉水，走峡谷、钻山洞，不辞万苦地寻找着最早制造工具的人群。所有的寻找都充满了传奇，所有的收获都近乎神谕。科学在远古与现实的艰难穿梭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通向人类之初的神秘的幽径——许家窑、小长梁、东谷坨、虎头梁、郝家台、青瓷窑、杨家沟……这些千百年来定居在桑干河两岸的默然而贫寂的小山村，作为旧石器文化遗址，突然一起开始不间断地向现代人讲述着第四纪人——我们远古祖先的故事，我们从这些故事里发现人类的起源和生命不竭的前行。

五

泥河湾村的玉米没有抽穗，叶子也被一场冰雹打得披头散发。我随成胜泉一行来到了泥河湾古文化遗址。

成胜泉说，在泥河湾遗址已发掘出上万件第四纪时期人类使用过的石器，数千件哺乳动物化石，以及针叶树种、阔叶树种和草本植物的孢粉带。当我凝望着眼前厚达百米、数百米的一层叠一层的灰黄、黄绿、灰



白、灰蓝、棕红色的黏土、泥沙、砾石时，我就有一种震撼：人与大自然的故事居然在这里被挤压了几百万年！眼前的地层犹如一本千古文献，记录着远古祖先蹒跚的脚印。我们曾经为寻找人类的故乡在地球上走来走去，而故乡离我们居然如此天涯咫尺！

“你往西南那个台地看，那里叫大田洼，那个平台的高度就是数百万年前大同湖底的高度；你再往东南方向看，那边是石匣里峡谷，数万年前，大同湖从那里消失了……”成胜泉说。成胜泉在阳原盆地发掘了二十年，奔走了数万里，吃了很多苦。我敬重他对人类故乡探视的执着与忠诚。

望着秋日茫茫的阳原盆地，我们分享着考古学家们穿越时间与空间看到的那片神秘的古湖风景——

一千多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结束了地球上的准平原时期，巨峰大山从地球上隆起，山间断陷盆地——大同盆地在那个时期形成，盆地南边的恒山与北边的阴山也在那个时期隆起。然而，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盆地形成了一片茫茫无涯的古海虽还未考证，但二三百万年以前，大同盆地是一片烟波浩渺的湖海已无可争议。湖海边的山地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雪松、云杉、古柏一望无际，阔叶的桦、柳、榆、栎随着气候变迁交替性地出现繁盛；森林的间隙和辽阔的山地绿草如茵。这个时候，大同湖已经是个很热闹的世界了。湖边生活着三十多种哺乳动物，其中有第三纪（距今 6550 万年至 181 万年前）残留下来的长鼻三趾马和蹄兔；有第四纪（约 181 万年前至今）的野牛、三门马、纳玛象、板齿犀；有鼯鼠、直隶狼、中国鬣狗；有泥河湾剑齿虎、野猪、转角羚羊……古海里生活着泥河湾多刺鱼和鲤鱼，古海的浅水域栖息着大量的丽蚌、蚬、螺等软体动物。气候虽逐渐由热变凉，但总体呈温暖型。直到夏商时期，大同盆地气候依然如同今天我国广东、海南地区。

那时，地球处在多事之秋，大同湖海的水域随地壳变化而变化着。有时，湖水占据了整个盆地，湖水把岸边的岩石溶蚀成无数洞穴，我们至今能在阳原、蔚县盆地四周的蟒山、熊耳山、凤凰山上看到这些远古的洞穴；有时湖水下降，湖水的含盐浓度增大，致使鱼类死亡，让我们今天发现了它们的化石。